

# 蓝文徵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马强才 选编

## 蓝文徵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蓝文徵文存

LANWENZHENG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马强才 选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文徵文存/马强才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7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 - 7 - 214 - 08462 - 0

I. ①蓝… II. ①马…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3728 号

书 名 蓝文徵文存

---

选 编 马强才

责任编辑 张惠玲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3 毫米×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8462 - 0

定 价 42.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 凡 例

1. 本文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中“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蓝文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2. 本文存围绕蓝文徵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录《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叙例》、《朱舜水之思想》、《会昌遗事》等论著及为他人论著所作序言数篇，基本反映蓝氏学术思想与成就。

3. 本文存附录蓝氏好友萧一山所撰碑文及其学生汤承业所撰回忆文字，书末附录大事年表及学术论著简目，以更好展示其学术人生。

4. 本文存编者虽认为《中国通史》在蓝氏学术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但因底本印刷质量低劣，文字多漫漶不易识别，故暂时先摘录该书“叙例”以飨读者。

5. 本文存所收论著，底本皆为原刊，并分类编排，标明原始出处。

6. 本文存尽量忠于原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等，皆存原貌；其中明显文字错讹者，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

7. 本文存保持原文格式，为兼顾现代阅读习惯，对部分行文格式略作技术调整。如将《隋唐五代史》等尾注改为脚注，并将一些繁体标点格式改为简体标点格式。

8. 本文存省略部分因时代局限而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字,并以“……”表示,且注释标明所省字数;又,以“□”表示底本中缺字或不能识别之字。

## 前 言

—

蓝文徵(1901—1976),字孟博,吉林舒兰人,190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六道荒。六道荒即今舒兰县,曾为地广人稀之“荒”,为清廷皇家封禁地。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府派员在舒兰“六道荒”境内成立设治局,由设治委员统辖境内之事。在蓝文徵先生好友萧一山先生《蓝孟博先生碑文》<sup>①</sup>及其高徒汤承业先生《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兼论蓝先生的学术思想》<sup>②</sup>(二人系据蓝先生家人回忆和族谱所写)中,记录了其家世,现据之概括如次:

蓝家先祖乃春秋战国时楚公子麇,尝为蓝尹子,子孙遂因而氏焉。战国时,有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后裔,子孙向晋北分布,当为蓝氏先世之始,世居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徙居

---

① 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第578—581页。

② 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撰写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国立编译馆馆刊》第7卷第1期,第171—210页。

辽宁海城县，为蓝氏东迁一世祖。传子琰，孙亨，皆居其地，宗派蕃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东迁吉林舒兰县之东屯，世守柳边，是为蓝家四世祖，长房居住东屯守祖茔，供家谱。其余散居大丰沟等地，置产建业，并称小康。蓝先生祖父桂起，字西山，性仁厚正直，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经善算，经常着闻，增良田至三千余亩、山林六平方里，重修住宅，一门和睦。父廷璋，字羲亭，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伯仲行四，风采硕伟，为人刚毅正直，克己助人，乡里称贤。母李氏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公元 1868），出自南站（蓝家西南三十里）书香名门，秉性娴德，善于治家，阖家咸敬之，歿于民国十三年（公元 1924）。蓝先生之性情温和，似受之母系，而意志坚强刚秉之于父系也。

蓝先生少年聪慧，自幼得祖父钟爱，七八岁时，从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1909 年，蓝先生祖父去世，进入私塾学习，一年之间即读毕《四书》。10 岁时，蓝先生兄弟，来到舒兰站学习。舒兰站，在今舒兰县溪河镇。这个毗邻于昔日舒兰河驿站的乡村，交通便利而人口渐多，因而有了兴办教育的必要和可能。蓝先生在舒兰完成高小、中学的学业。15 岁，始就读于法特哈边门。法特哈边门，位于舒兰县城西北。清康熙年间，修筑柳条边（新边）最北头边门，位于舒兰县法特乡政府所在地，又名巴延鄂佛罗边门。

1916 年，蓝先生中学毕业，执教家馆，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而苦学不辍。17 岁，通过六姑母的介绍，执教邱氏家馆，并开始同当地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更为精进。同年秋 8 月 11 日，与林立雍女士成婚。此后一生，伉俪感情甚笃。1919 年，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经过四年的学习，顺利从师范学校毕业。次年，任教于舒兰县立小学。1925 年，应显赫一时的牛氏之聘，任教于牛家书馆。翌年，考入吉林政法专科学校。

1927 年，在结束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蓝先生考入清华学校（次年易名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等名师，从事国学、史学研究，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先生。与蓝先生同期入学同窗，有王省、吴宝凌、叶去非、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裔等，又

有1925年录取的裴学海和1926年录取的马鸿勋。同时在国学院还有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沅、朱芳圃、侯堃等12位师兄。国学院本学年所开设的课程如次：

教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

赵元任（方言学）

陈寅恪（梵文文法）

讲师：李 济（考古学）

林志钧（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等。此外，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sup>①</sup> 这一学年，蓝文徵先生在导师的指引之下，完成各科学业。期满后，蓝先生与颜虚心、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馥、裴学海、侯堃等10人留下继续研究学习。1928年9月12日，又迎来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三位同窗。这一学年，国学院的导师及开课情况是：

教授：陈寅恪（梵文文法、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

赵元任（方言学，第二学期开）

讲师：马 衡（金石学，每周两小时）

林志钧（人生哲学，每周两小时）

李 济（考古学）

正是在这一阶段，蓝先生选定专题研究为“中国史学史”，完成了毕业论文《〈逸周书·谥法篇〉疏证》。

据蓝先生回忆，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期间承几位大师言传身教，受益匪浅。就现有资料来看，蓝先生最初是由梁启超先生指导，但梁氏有疾，于1928年6月辞去国学院职务。第二年，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1929年6月，蓝先生顺利从国学院毕业，虽然只有毕业证而无学位证颁发，却仍然自豪于心。

<sup>①</sup> 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清华国学院毕业后,虽然得梁启超先生推荐而有机会到东北大学任教,蓝先生却选择继续留京研究一年,然后才在师长的推荐下回到沈阳,执教于东北大学。但很快时局发生改变,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惨遭蹂躏,民族危在旦夕。东北大学不愿接受日伪统治,在校长张学良将军带领下,被迫内迁而踏上流亡之途,于9月26日冬来到北平,开始借址复校,增设“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停开部分科系。面对国难,蓝先生与栗直先生“公期复土,信誓旦旦,永矢弗懈”<sup>①</sup>,因此“只身入关”<sup>②</sup>,“旅居燕都,凡故宫名画,厂肆珍品,无不详观精研,心印神会”<sup>③</sup>。继而,南下青岛,任教于青岛女中。1933年,蓝先生踏上邮轮,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习唐代政治、经济史。据蓝先生高徒、东海大学教授陈锦忠先生回忆,蓝先生曾自述,他到日本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收集日本所出有关中国的地图等敌情以及联络团结在日东北留学生,因为局势日渐紧张,需要大量地图资料和军政动态,以观察日方备战情况,凝结抗日力量。在东京学习期间,蓝先生经常往返于东洋文库与宿舍,查访资料,拜谒学者。其中,最令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在1933年于东洋文库邂逅白鸟库吉。白鸟为日本东洋学泰斗,当听说蓝先生乃陈寅恪学生后,“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sup>④</sup>。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彼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带来巨大震荡,许多人此前着手的研究不得不中途停滞。国辱家难,颠沛流离,更煎熬着学人的精神。自“九·一八”事件以后将近20年中,蓝先生大多都在漂泊中度过。1937年,蓝先生自日本归国,执教于内迁复校的东

① 栗直:《悼蓝文徵先生》,《东北文献》6卷4期,第5页。

② 案: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亦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7页。

③ 见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所撰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第183页。

④ 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第89页。

北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则是蓝先生清华国学院学长周传儒先生。西安事变后，校长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国民党教育部全面介入校务，东北大学开始完全撤出北京，迁往郑州，最后到达西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蓝先生也随校迁往西安。次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蓝先生只能再一次随校迁至四川三台。1939年，蓝先生受教育部任命，转赴陕西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并担任教务总长。当时，抗日激情高涨，校园难以平静，蓝先生为处理好学校与教育部的关系，可谓殚精竭虑。

1940年，应萧一山之邀，蓝先生再回四川三台，出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办学，延聘丁山、蒙文通、贺昌群、陈述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1943年夏，因萧氏休假，蓝先生曾一度代理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受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之邀，赴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此期间，与馆中顾颉刚、侯堦、蒋天枢等人过从甚密、问学往来。《顾颉刚日记》曾记载，1943年11月5日，他与蓝先生在编译馆见面；1944年1月3日，在馆中又与侯堦、蒋天枢、蓝文徵等相见。<sup>①</sup> 蓝先生在重庆，生活相对稳定，编译馆的办公条件相对优越，于是决心从事著述。1944年8月，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训导长。在此颠沛流离的情势下，蓝先生完成了《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史》两本著作，前者由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出版<sup>②</sup>，后者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刊行。

1946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机关迁回南京，开始一系列的“重建”工作，蓝先生于本年年末，出席“国民大会”，参加国民制宪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北平行辕参议，兼《经世日报》主笔。1948年4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代表东北三省。从此，直至生命的终点，蓝先生一直担任立法委员，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关心的问题多与教育有关。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册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183页。

② 案：汤承业谓1947年初版，当误。

1949年12月,蓝先生随国民党撤出大陆,举家迁往台湾。最初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因为有立法委员公职在身,只能担任兼职教师。在他心目中,教育乃百年大计,影响一国之兴衰,不可不慎,希冀能藉担任立法委员一职,对相关教育政策有所影响。稍后,还曾在台湾政治大学兼职,指导学生论文。同时,蓝先生出任台湾教育部博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委员,负责担任国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面试人。

1957年,台中私立东海大学创办,蓝先生任该校历史系兼职教授,并在此指导学生。在这里,他与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相处甚欢。可以说,东海大学时期,是蓝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据其孙女蓝百川小姐回忆,蓝先生晚年长期居住于东海大学,授徒讲学,指导过数位著名学者,包括汤承业、陈锦忠、蓝吉富等。蓝先生因兼有立法院与教育部的公职,所以长期往返奔波于东海大学与台北之间。蓝先生一生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深明历代兴衰变迁,所以当东海大学成立时,身处台中,除了休养身体、专心讲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于远离台北政治是非圈。

1976年1月25日,蓝文徵先生在台中荣民医院病逝,享年76岁。逝世之后,蓝先生受到老友如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的怀念,也得到汤承业、陈哲三等高徒的感戴。<sup>①</sup>

## 二

汤承业在《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一文中说蓝先生的“国学根基”,“早奠定于童年时期,乃由祖父桂起公于家庭教师田先生之尽力培植”,而在校时间最久者,是“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各四年,但是他“进入学业之佳境,且得以继承诸位国学大师之道统

---

<sup>①</sup> 萧一山先生撰写《蓝孟博先生碑文》,徐复观先生撰写《悼蓝孟博先生》,汤承业先生撰写《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等。

者,则为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年”<sup>①</sup>。

蓝先生在国学院先是受梁启超先生的指导,后又得陈寅恪先生亲授学业,因此他的学术研究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诚如汤承业所言,“在清华研究院的诸位大师中”,影响蓝先生最深的是梁先生与陈先生,而蓝先生的“气度与风格,亦颇似梁先生与陈先生”<sup>②</sup>。蓝文徵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之时,开设了四门课程,分别是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史学史。上古史反映了他对王国维先生学术研究的学习和向往,中古史研究则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门径,而史学史则直接承继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思想。

就现有材料来看,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时候,主要研究了柳宗元等唐代思想家。蓝家后人今天保存有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作业,题目就是《柳宗元学术》,并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该文分为前编、本编和后编三部分。前编主要考证柳宗元的家世、师承、学侣、时代背景和环境等问题。本编集中在柳宗元的学术上,分为六章,考察其经学、辨诸子、史学、文学观、佛学和政治等学术探究和思想。后编作为补充,探讨柳学对于后世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评点云:

中唐达士,韩柳并名,历宋元明以迄于清中叶,尸祝昌黎者世不绝,柳为所揜久矣。即以文艺论,多以为柳散文与诗,皆在韩上。至于思想之健实博大,柳益非韩所能望矣。近代推崇河东之言论,虽往往见诸学界,然为系统的叙述注论,能举其学术全部、疏通者,尚无一个。此书实空前,并作为中古学术史中,最要之一部分也。<sup>③</sup>

可见,蓝先生所作颇得梁启超先生的赏识。当年在清华园问学于陈寅恪先生的往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蓝先生都记忆犹新,“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

① 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3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蓝文徵:《柳宗元学术》作业手稿后梁氏点评。

来历……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sup>①</sup>。

清华国学院师友切磋问学和舞雩之乐成为蓝先生青年时代最珍贵的回忆。1929年，清华大学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蓝先生曾和同学奔走呼吁，希望能够维持办学。此后的岁月中，蓝先生时常怀想那段已隔岸斑驳的时光，并讲予学生和朋友们分享。陈哲三说自己“受学有年”，“幸得时时闻道前辈学者的行谊风范”<sup>②</sup>，汤承业也回忆说蓝先生“暇时所最荣道者”，是有关梁、陈二先生的“高风景行”。汤承业转述蓝先生对两位老师讲课情景的回忆，云：

梁先生虽重考据，但尤重义理，其上课时，则思潮泛腾、波澜万状，每每欲止不能，亦欲罢不能。手持一支香烟，竟无暇吸一口，而任其自己燃尽；待老工友为其换点一支，亦因无暇而任其燃尽，往往数支，皆是如此。下课后而超过半小时，乃是常有的事，有时尽多讲一个小时。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绝无退席者。最烦心者，即是为梁先生排课的先生，因为各大学教授都要求旁听，而希望其时间能够不冲突，其联络与调度，往往迁延许久而不得其决。每聆梁先生授课，虽然收获特重，但心情却特感轻松。<sup>③</sup>

陈先生授课的特点之一，即为听课人数特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两人，此时陈先生讲得更专心、更开心。因为陈先生固重义理，但尤重考据；遇有知音人，当然更专心、更开心。<sup>④</sup>

概括而言，“梁先生乃宏音感人，陈先生则细语扣心，前者为灌溉，后者为滋润”。据汤承业说，蓝文徵先生的讲课风格，则在二位先生之间，“既不似梁先生的高潮迭起，亦不似陈先生的伏流潜行，端庄温雅，娓娓道来”<sup>⑤</sup>，刚好能让学生们感觉到两位导师的优点与特点。

多年后，来到台湾的蓝先生在撰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时，

---

①《追忆陈寅恪》，第85页。

②同上，第84页。

③④⑤ 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页177。

仍感慨“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原因之一就是国学院当时的“研究的特点”——“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以致有鹅湖、鹿洞遗风。在此风气下，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同窗之间，关系融洽，能够以求学问道为志业，“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而师兄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sup>①</sup>。

这种追思，不仅是对师友问学的感怀，也体现着蓝先生对于学术的尊崇。凡蓝先生任教之所，都无一例外地希望学生传承几位先生的学术。晚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执教时，仍然不忘提醒学生，承续国学院的学术薪火，在给东海大学历史系陈锦忠教授的书信中，更专门提出盼望学生能承继梁、王、陈三位先生的学术事业，并详细指点阅读有关他们生平事迹的书籍文献。

### 三

据汤承业回忆，蓝先生深知“学以为己”和“述而不作”之义，所以零星发表的文章不多，却字字珠玑、句句璎珞，读之畅心益志，弥觉珍贵。蓝先生要求学生“多读书，少写稿”，因为“撰稿须组织文字，修饰辞藻，既耗时间，又费精力”。他推崇朱舜水所言“大凡作文须根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内既充溢，则下笔自然凑泊，不期文而自文”，认为治学之要，必须于“读史”之外，尤须“通经”。若只读史而不通经，则学无根基，并非实学，盖古之贤者，唯其通经，故能达变。因此，当他 75 岁时，学生们张罗为他编刊纪念文集，他就严辞谢绝，认为“读书人不能染俗”。此外，蓝先生还常常“教人多读学报中的名家之

<sup>①</sup> 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90 页。